

● 乌云毕力格 主编

满文文献研究论集

第 1 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乌云毕力格 主编

满文文献研究论集

第 1 辑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文文献研究论集·第1辑/乌云毕力格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 - 7 - 100 - 15900 - 5

I. ①满… II. ①乌… III. ①满语—文献—文
集 IV. ①H2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226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满文文献研究论集

(第 1 辑)

乌云毕力格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900 - 5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1/4

定价：68.00 元

总序

2016年是爱新国(Aisin Gurun,译言“金国”,中国史学界习称“后金”)建国400周年。400年前,努尔哈赤在东北白山黑水间建立了女真人统一的国家政权,这无论在满族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自那时仅过二十年时光,爱新国发展成为满、蒙、汉多民族的“大清国”(Daicing gurun),又过了不到十年的岁月,清军挥戈入关,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统治了中国近300年。清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

清朝格外重视它统治下的内亚地区,因而清代内亚各民族历史便成为另一半的清史。因为清朝处理满蒙藏回各部事务时多派八旗官员,在那里所用公文亦多系满文和其他当地语言文字,因而形成了大量的非汉语档案文献。鉴于此,我本人于1998年自德国留学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满蒙文档案文书研究与清代内亚各民族历史研究,尤其是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开设满蒙文课程,要求研修内亚民族史与清史的同学学好满蒙文。十年后的今天,我高兴地看到,满蒙文教学初见成效,在国学院和清史研究所呈现出一批较好掌握满蒙文的青年学子。他们有的已经在高等学府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有的还在继续深造。他们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出版了专著。在他们的成果中经常会看到,满文和满文文献对其研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成果说明,其实满文文献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边疆与民族史领域。清代的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文献史料学等等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满文,这本书即是一个例子。

选入本论文集的大部分论文是我的学生们在近几年里完成的满文文献研究的成果。只有哈斯巴根和乌兰巴根两位博士不是出身于西域

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们是我们满蒙档案文献研究课题组的成员。我认为,这本小书是我们十年满文教学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在回溯清朝开国 400 年以来之际,如这本小书能够给学习或准备学习满文文献与清史的同学带来一些鼓舞和激励,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乌云毕力格

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古典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

2016 年 3 月 21 日

目 录

爱新国早期历史记事的书写与改写

——以天命初期对明关系为中心	马子木	1
清太祖朝臣工起誓档的初步研究	N. 哈斯巴根	47
清太宗读蒙古文典籍小考	乌兰巴根	62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满文碑文补证	石岩刚	78
从四份理藩院满文题本中所见清代顺治朝听事制度	宋瞳	81
顺治朝清廷宴赉制度略论	宋瞳	94
东洋文库藏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述评	N. 哈斯巴根	118
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满、汉文本对勘及研究	柴冰	135
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		

——以军机处满文录副档记载为中心	乌云毕力格	154
关于雍正皇帝颁给七世达赖喇嘛的一道		

圣旨	乌云毕力格 石岩刚	201
达瓦齐时期准噶尔遣使赴拉达克熬茶考	陈柱	212
拉达克协助清朝缉拿大小和卓一事考述	陈柱	240
准噶尔汗国明阿特鄂托克来源与游牧地考	特尔巴衣尔	281
清朝征服汗哈屯乌梁海资料评析与史实考述	特尔巴衣尔	293
舒赫德革职事件考	特尔巴衣尔	308
附入察哈尔和硕特蒙古王公家世源流考		
——从两份新见文书谈起	李嘉哲	317

爱新国早期历史记事的书写与改写

——以天命初期对明关系为中心

马子木

清朝的前身爱新国(aisin gurun)在其立国之初的天命(abkai fulingga,1616—1626)年间即已开始记录史事、排比纂辑史册。随着满洲人征服、建国历程的推进,此类史事作为其开国史的一环而不断得以再书写。清初官修史籍虽间有散佚,但今所存者仍能基本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通过不同版本的勘对,可以清晰看出早期历史记事书写与改写的历程。就方法取径而言,三田村泰助、庄吉发、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等先生的先行研究对本稿多有启发,其中庄吉发先生近年比勘清初史料成果尤著。^① 本稿将以天命初期爱新国对明关系的历史记事为中心,考论诸本异同,从而对清初官书的性质与价值进行史料学与文献学的考察。本稿旨趣并非史实考订,所关注者为各版本间的差异、源流及其原因,至于其叙述的正误则不在讨论范围之中。

^① [日]三田村泰助:《满文太祖老档と清太祖实録との対校》,《立命館文學》161—163期(1958年)、329—330期(1972年);庄吉发:《文献足征:〈满文原档〉与清史研究》,氏著《清史论集(一)》,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39—74页;庄吉发:《〈满文原档〉〈内閣藏本满文老档〉与清朝前史的研究》,陈熙远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覆案的历史》上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第59—144页;庄吉发:《文献足征: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为中心的比较研究》,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2013年;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5—23页;乌云毕力格:《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文书及其流传:〈方略〉(Bodogon-i Bithe)类史书的史料学批判》,氏著《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157页。

一、《满文原档》与爱新国记史的开端

叙述爱新国开国史的文献链条始于太祖、太宗时代陆续形成的《满文原档》。

《满文原档》即所谓无圈点字档(tongki fuka akū hergen-i dangse),今存四十册,太祖、太宗朝各二十册,以千字文编号,记事起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讫崇德元年(1636年),间有残缺、亦有重复。^①太宗朝部分皆系随时写成。太祖朝二十册中,十一册用明辽东公文纸书写,九册用高丽纸书写,前者应为随时写成,而后者则系重抄本,其中有六册可以找到原本,对比可知除删略部分琐屑之事外,大体遵从原档。本稿主要使用的荒字、旻字两册,情况较为特殊。《荒字档》起万历三十五年三月,终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旻字档》起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终天命五年九月。据广禄、李学智先生推定,《荒字档》《旻字档》出自“后人所追钞”,《荒字档》的内容特别是万历四十三年以前的部分,系额尔德尼巴克什凭记忆所作,且“多有夸张”。^②亦即说,此两册所记年代在爱新国的历史编纂中属最早,而其形成年代,或并不早于记天命六年、七年事的《张字档》。但就天命六年以前的爱新国建国史而言,《荒字档》《旻字档》是现存唯一,亦是顺治朝以降清朝史臣所能见的唯一记事来源,其价值不容忽视。20世纪70年代,广禄、李学智曾对之进行了初步译注,在细节上仍有问题^③,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① 《满文原档》,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关于此份档案的概说,除下引广禄、李学智文外,尚有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影印本《旧满洲档》第1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第1—56页;〔日〕神田信夫:“‘舊滿洲檔’と‘天聰九年檔’について”,《東洋文庫書報》第3期(1972年),第1—12页;Kanda Nobuo, “From Man-wen lao-tang to Chiu Man-chou t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38, 1980, pp. 71—94。

^②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4期(1965年),第19—26页。

^③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1971年。

在此以爱新国攻陷清河城的叙述为例,审视开国史书写形成的第一步。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十五日招降抚顺;七月二十二日攻取清河,是为爱新国首度以武力取得明朝在辽东的重要城镇。关于此事,爱新国方面现存最早的历史记录见于《荒字档》,兹转写、翻译如下,加删除线者系在原档中抹去:

nadan biyai orin-i inenggi cooha jurabi. niowanggiyahā de
 genere inenggi horin erinde abka abgaha. tere dobori galaka.
 tereci genebi orin juwei inenggi hecembe kabi afarade
 niowanggiyahai hecembe akdulame dasabi dorgici tuwakiyame
 tehe emu iogi hafan sunja minggan cooha. ini bai sunja minggan
 cooha. jai baisin geli udu udu minggan haha uhereme tumen-i
 dele udu udu minggan minggan cooha bibi akdulame tuwakiyabi.
 amba ajigen boo miocan emu minggan juwe tanggū bihe. uttala
 tutu dasabi akdulame tuwakiyaha tumen funcere coohai niyalma
 gabtara sacire gidai tokoro uwehe fahara. minggan funcere boo
 miocan sindaci umai tucirakū hencembe sacime efelebi urime
 tuhebubi cooha hecende dosibi. tere coohabe bosiome gamabi
 inenggi dulini hosioi leosede isanaha coohabe gemu waha. waha
 niyalmai fejile gidabubi feye akū ~~niyalma~~ bucehe niyalma inu
 ambula bihe. tere hecembe gaibi duin dedume olji dendebi
 niowanggiyahai hecenci siyun tuhere ergide liodun-i baru dosi
 genebi juwe deduhe manggi nikan-i elcin li sanjan sunja niyalma
 isinjiha. tede acara dubungge gisun umai akū obi amasi
 unggihekū. tereci amasi bederebi julegi golode dosibi iducan
 giyamcan-i hotombe efekebi tere goloi eyede bihe fe jekube gemu
 juwehe. tariha jekube gemu morin ulebuhe, ilan minggan olji

baha. jasai dolo juwan ilan dobori debuhe. tereci amasi cooha bederehe. ①

七月二十日出兵，去清河之日未时降雨，是夜霖。自此前行，于二十二日围攻（清河）。是时清河城池坚固，城内驻有游击一员、五千兵、地方之兵五千，又白身丁壮数千，凡一万数千，婴城固守。有大小炮、鸟枪一千二百。如此坚守之万余兵射箭、刀斫、枪扎、投石，千余枪炮齐发，全不出城，（我兵）遂毁城而入，追捕敌兵。日中时，将集于角楼之敌兵尽行诛杀。死者之下，未受伤而被压死者亦多有之。既取城，宿四日分俘获。向在清河城日落方向之辽东行进。宿二日后，有尼堪使者李参将五人来，终无修好之辞，遂未送还。是后乃回兵，自南路而入，毁一堵墙、碱厂之城，将彼路窖藏陈粮尽行搬走，所种之粮尽行喂马。掠得三千人，于边内宿十三夜而回。

《旻字档》亦有此段记事，但原档改动极多，为清晰表现此修改过程，兹将原档删去者加删除线，增入者以粗体置于方括号内，并依最终定本进行翻译：

nadan biyai orininenggi cooha jurabi niowanggiyahā de
genere inenggi horin erinde. abka abgaha [agaha]. tere dobori
galaka. tereci genebi orin juwede inenggi hecembe kabi afarade
niowanggiyahai hecembe akdulame dasabi [afame gaiha]. [tere
hecen de] dorgici tuwakiyame tehe emu iogi hergen-i hafansunja
minggan cooha. ini bai sunja minggan cooha jai baisin-geli udu

① 《满文原档·荒字档》，第1册，第93—94页。本文所引满文文献使用穆麟德转写方案。

udu minggan haha uhereme uhereme funeeme^① tumen-i dele udu
 udu minggan minggan cooha bibiakdulame tuwakiyabi. amba
 ajigen boo miocan emu mingga-n uwe tanggū bihe. uttala tuttu
 dasabi akdulame tuwakiyaha tumen funcere coohai niyalma
 gabtara sacire gidai tokoro uwehe fahara. minggan funcere boo
 miocan sindaci umai tucirakū. hencembe sacime efelebi urime
 [uribile] tuhebubieøha hecende dosibi. tere cooha bebosiome
 gamabi inenggi dulini hosioi leosede isanaha coohabe gemu waha.
 waha niyalmai fejile gidabubi feye akübueehe niyalma inu ambula
 bihe [bucehe]. tere hecembe gaibi duin dedume olji dendebi
 niowanggiyahai hecenci siyun tuhere ergide liodun-i baru dosi
 genebi juwe deduhe manggi nikan-i elci li sanjan sunja niyalma
 isinjiha. tede acara dubungge [dubengge] gisun umai akū obi
 amasi unggihekū. [jai donjici tere li sanjan be cooha yabure jagūn
 be tuwana seme takūraha bihe.] tereci amasi bederebi julegi
 golode dosibi iducan giyamcan-i hotombe efekebi tere goloi eyede
 bihe fe [eyei] jekube gemu juwehe. tariha jekube gemu morin
 ulebuhe. ilan minggan olji baha. jasai dolo juwan ilan
 dobridebuhe. tereci amasi cooha bederehe.^②

七月二十日，出兵清河，未时降雨，是夜霁。二十二日攻取清河。来彼城内驻守者，有游击一员、五千兵、地方之兵五千。大小炮、鸟枪一千二百。如此坚守之万余兵射箭、刀斫、枪扎、投石，千余枪炮齐发，全不出城，(我兵)遂毁城而入，将敌兵杀死。死者之下，未受伤而被压致死者亦多有之。既取城，宿四日分俘获。向在清河城日落方向之辽东行进。宿二日后，有尼堪使者李参将五人来，终无修好之辞，遂未送还，又闻李参将系为探进兵之路而遣来。

^① uhereme funceme 两词系后来补入，又被删去。

^② 《满文原档·景字档》，第1册，第191—193页。

是后乃回兵，自南路而入，毁一堵墙、碱厂之城，将彼路窖藏粮尽行搬走，所种之粮尽行喂马。掠得三千人，于边内宿十三日而回。

两相对照，《昃字档》的主要改动有两处，其一是删去了清河城内有白身壮丁数千的记载，其二是增写了明朝李参将为探路而来，前者为以后诸官书所继承，后者则否，但皆属末节，可以说《昃字档》基本继承了《荒字档》的叙述模式。此外《昃字档》的修改主要是修饰的性质。《荒字档》叙事甚为拖沓，如首句即多有赘余，既言二十日出兵，而又写 genere inenggi，此盖满文初创未久，尚未成熟，《荒字档》中在在可见，而《昃字档》则悉为删略。通过后文中其他几处对勘案例来看，《昃字档》所做的主要工作即是精简《荒字档》的文句，除少数增补者外，史事情节完全依照后者。

那么，此两种档案的关系及其性质当如何理解？就笔者对勘的部分而言，《昃字档》删改前的文本基本与《荒字档》完全一致，亦即说，《昃字档》是在《荒字档》形成后将之重抄一册、加以润饰而成。广禄、李学智先生以为两档皆出自后人追抄，且《昃字档》形成于天聪七年（1633年），恐并非如此。其形成年代虽不可确知，但应早于此。证据有三，其一是《昃字档》天命四年（1619年）有关萨尔浒之战的记事，自顺治朝《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至《皇清开国方略》，皆记有四贝勒皇太极的三件勋绩，但其中有两件不见于《昃字档》，且细读《昃字档》记事，其突出大贝勒代善之意殊为明显（详后），若此档案果抄于天聪末年，此处宜有修饰。其二是文字，这两册（包括改动）皆以无圈点满文书写。旧说新满文创制于天聪六年，广禄先生对此已有疑^①，文字的更替固有一个演进期，非诏令所能强制规定，但天聪六年的分界意义则不容否定。如广禄所言，天聪六年以前旧档中已偶尔出现圈点，而天聪九年档中尚有缺少圈点之处，但此仅为偶然现象，爱新国内部行政文书大规模以新满文书写，确始于天聪六年，此仅需细检《满文原档·地字档》即可知，毋

^①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第25—28页。

庸赘论。^① 仅以全篇使用无圈点满文来看, 天聪七年抄成说事实上是很难成立的。其三是正字法。《荒字档》《旻字档》中有大量无圈点满文所独有的正字法规则, 最为明显者是名词与宾语格助词 be 大多连写, 且名词以 n 收尾者连写时均改 n 作 m, 写作 mbe, 如前引两段内屡次出现的 hecembe(hecen+be)。若检览档案, 天命中后期以后, be 的连写现象已渐趋减少, 到天聪初年的《原档》中已极难一见,-mbe 的写法更已绝迹。至此, 基本可以判断, 《旻字档》绝非天聪七年的抄本, 至迟在天聪初年即已形成。而作为《旻字档》抄录底册的《荒字档》, 其形成年代应稍早, 乌兰巴根认为《荒字档》事实上是额尔德尼巴克什所纂的“英明汗例”(genggiyen han-i kooli)^②, 循此思路, 推定《荒字档》在额尔德尼巴克什在世时(天命八年前)已经写定, 在记事内容与文字形态上都是可以成立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旻字档》中几度出现的所谓“细字书写”, 如萨尔浒之战记事结束后, 有 koolibe ejeme bithe araha erdeni baksi hendume(记录典例成书之额尔德尼巴克什曰)一段, 论述爱新国因天之助得以败明, 段首小字旁标“narhūn ara”(细写), 段末对应有“narhūn waji”(细字毕)。^③ “细字”犹汉籍之双行夹注, 意即将此段转为注文书写, 是给抄写者的提示。易言之, 《旻字档》润饰《荒字档》事实上是为另缮某种定本, 由于史料阙略, 这一定本是否写成、写成后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文献, 目前尚不清楚。天聪时代《原档》中所谓的“nenehe han-i banjiha kooli bithe”^④(先汗所行事迹书)、“nenehe genggiyen han-i yabuha kooli bithe”^⑤(先庚寅汗行事之典则书), 其中

^① 《满文原档·地字档》, 第 8 册, 第 49—293 页。天聪六年正月、二月加圈点者尚属少数, 三月后始大量出现, 但尚不完全规范。正月、二月的用例基本为 e 的分化, k/g/h 的区分极为少见, 偶有加圈之处则多是 bi 上加圈作为 fi, 如天聪六年正月档记镶黄旗穆成格(mujenggo)叙功缘由时云“yaluha morin ilan feye bahafi bucehe(坐骑伤而毙者三)”(第 74 页), 其中两处 h 皆未加圈, 而 fi 则写作 bi 加圈。

^② 乌兰巴根:“满洲初期历史编纂在后世记史中的演变及其造成的误解:重新解读老满文荒字档案所载天命以前的记史”, 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北京, 2013 年。

^③ 《满文原档·旻字档》, 第 1 册, 第 229、234 页。

^④ 《满文原档》, 满附三, 第 9 册, 第 104 页。

^⑤ 同上书, 第 322 页。

或许即包含《艮字档》修改后的缮写定本，当然这一推测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证明。

二、《武皇帝实录》与开国史事的再度书写

《满文原档》虽名为“dangse”，但其性质颇为驳杂。上节所讨论的《荒字档》《艮字档》两册，毋宁说是一种早期的史学编纂，就史料学的性质而言，属“记叙性史料”，与作为“遗留性史料”的档案文书迥异。^① 而随时写成的原始档案（天命时期多用辽东公文纸，天聪后改用高丽纸），爱新国内部称之为“日记”^②，其性质则更接近于后者。此批文献被系统整理而编为国史则在天聪年间。天聪七年（1633年）十月开始编纂太祖实录，至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修成，即所谓《太祖太后实录》，爱新国开国史的首个官定版本由此形成。但其书今已失传，内容不得而知，仅就题目而言，与汉地实录编纂传统殊为不合。

今存最早的官定开国史叙述见于《太祖武皇帝实录》，有满汉两种文本。汉文本1931年由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成为清初诸《实录》初修本中最早公布的一种，因排印本多有讹误，1970年台北故宫又将原书影印。但由于原书并无明确的标记，故此书的成书年代至今仍有聚讼。故宫排印时定为“崇德元年初纂本”，方甦生认为系顺治间重修本；庄吉发调和两说，认为系顺治年间据崇德元年初纂本重缮；松村润则主张所谓崇德初纂本是已佚的《太祖太后实录》，今传本为顺治年间重修，时间应与编纂《太宗实录》相同。^③ 满文本的情况，今西春秋、松村润已有论

^① “记叙性史料”“遗留性史料”的划分及史料学意义参看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以所谓的“赵城之战”的相关史料为例》，《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第5—10页。

^②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杨方兴条陈时政奏》，《史料丛刊初编》本，上册，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185页。

^③ 庄吉发：《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叙录》，氏著《清代史料论述》，第1册，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蔡美彪主编：《庆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45页；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的编纂》，氏著《清太祖实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38—40页、45—47页。

述,不复赘述。^① 本稿所据版本,汉文本为台北故宫影印本,满文本(daicing gurun-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i yargiyan kooli)为台北故宫藏本(原为北平图书馆藏书)与今西春秋所刊布的北京图书馆藏本。^② 台北故宫藏满文《武皇帝实录》,经庄吉发先生比对,证明与今西春秋刊本是“来源相同的两种不同写本”^③。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满文《武皇帝实录》一种,系四卷全帙,已摄制缩微胶片。^④

以下以萨尔浒之战中的两处细节为例,分析《武皇帝实录》对开国史叙述的改写。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明辽东经略杨镐四路出师伐爱新国,努尔哈齐以少敌众,大破明军。此为爱新国开国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爱新国方面视之为天所眷佑,在《原档》中留下了极为详细的记事。《武皇帝实录》基本继承了《原档》的叙事,并增补了两处有关皇太极的细节,其一是抚顺路进军与界凡之战,《实录》汉文本卷三云:

正行间,哨探又来报曰:“见清河路兵来。”大王曰:“清河路虽有兵,其地狭险,不能遽至,姑且听之,吾等先往抚顺关迎敌。”遂过加哈关,与答儿汉虾按兵候帝。四王因祀神后至,曰:“吾筑城运石之人夫俱无器械,界凡山虽然险固,倘大明将不惜其兵,必极力攻之,吾之人夫被陷将奈何? 今吾兵急往其地,人夫一见而心自慰矣。”大王与众臣等皆善其言,即令兵尽甲,未时,行至太栏冈。大王与答儿汉虾欲掩兵俟帝,四王不悦曰:“何故令兵立于僻处? 当

^① [日]今西春秋:《满文武皇帝実録の原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編《東洋学論集:高橋先生還暦記念》,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年,第39—66页;[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第40—45页。

^② 《满文实录》(以下简称故宫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18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大清太祖武皇帝实録》(以下简称北图本),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編《東方学紀要》2,1967年,第173—273页。

^③ 庄吉发:“文献足征: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为中心的比较研究”,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④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缩微胶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閣满文实录》第7盒。

显出遇敌布阵，运石人夫见我兵至，亦奋勇而战矣。”厄一都曰：“贝勒之言诚是也，吾等当向前立于显处。”众皆从之，遂前进与大明兵对垒布阵。^①

满文本同卷云：

muduri [erinde/erin de] uthai jurafi genehe de karun-i niyalma geli cing hoo-i jugūn de cooha sabumbi seme alajiha manggi. amba beile hendume cing hoo-i jugūn be cooha jihe seme. ba gafirakū. jugūn ehe. cooha taka isijirakū. muse ai ocibe neneme fušun [soo/suu] jugūn-i cooha be afaki yabu seme genefi. jakai furden be duleke manggi. amba beile darhan hiya taidzu genggiyen han be aliyaki seme cooha iliha bade hong taiji beile fecere baita de tookafi. amala acame isinjafi hendume musei hecen sahara wehe jufeme genehe yafahan-i alban-i niyalma de dain-i agūra akū. jaifiyan-i hecen udu akdun beki seme. daiming-ni coohai ejen ini coohai bucere be hairandakū urunakū morime afambi. aikabade musei alban-i niyalma gaibuha de ainambi. cooha hūdun genefi musei cooha sabuha de. alba-i niyalma [sahade/saha de] dolo selambi kai sere jakade. amba beile. geren ambasa gemu tere gisun mujanggo seme coohai niyalma be gemu uksileбути tereci genehei honin [erinde/erin de] tairan gebungge alin de isinaha manggi. amba beile. darhan hiya cooha be daldame ilifi. taidzu genggiyen han be aliyaki [serede/sere de]. hong taiji beile hendeme muse dalda de ainu ilimbi. iletu tucifi bade be sabume cooha faidaki. musei cooha be wehe juwere

^① 《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故宫图书季刊》第1卷第1期，广文书局，1970年，第98—99页。

alban-i niyalma sabuha de dolo selafi afarangge hūsungge ombikai. seme jilidame hendume manggi. tere gisun de eidu baturu jabume. beilei ere gisun mujanggo. muse julesi benefi iletu iliki sehe manggi. geren gemu gisun dahafi. julesi benefi. daiming-ni cooha bakcilame faidaha. ①

满文本叙事与汉文本一致,故不再翻译。抚顺一路出兵,虽由大贝勒代善统帅,但据《实录》来看四贝勒皇太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爱新国自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起筹议筑造界凡城(此事下文亦有讨论),有夫役甚多,故皇太极力主进兵救护;其后界凡山下与明军对垒,亦由皇太极促成,代善、达尔汉诸人似始终处于一消极位置。但《满文原档》中的原始记录则与之相差甚远,兹将有关内容引录如下:

amba beile beise ambasa hecende bihe. coohabe gaiha tere muduri erinde uthai juraka. jurabi generede niowanggiyahai jugünde geli cooha sabumbi seme karuni niyalma alanjiha. tereci amba beile hendume niowanggiyahai jugünbe cooha jihe seme taka isinjirakū. tere jugümbe juwe tanggū cooha tuwakiyakini muse eitereci neneme wala yabu seme wasihün genebi jakai furden be morin erinde duleke. jakai furden be dulebi coohai niyalmabe gemu uksile seme uksilebuhe. tereci genebi hejigei gebungge bade [emu niyalma acafi alame] alanjime nikān cooha musei uwehe juwere yafahan cooha jabiyan-i girin hadade tafaka be sabi girin hadabe kahabi seme alanjiha. tereci genebi honin erinde jabiyande isinaha. isinabi tuwaci nikān-i juwe tumen cooha

① 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本)卷三,第1165页左上、1166页右上、1165页左下;北图本卷三,第208—209页。凡两本有差异者,以[故宫本/北图本]表示。因《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武皇帝实录》次序错乱,以下引用皆依次标明其页码与分栏位置。